

對內中田譯譯節

政策積極蒙古滿

奏 章

新東北學會印

讀者！假定你的心還在跳；你的血還在流；你的腦裏還印有中國的全圖，那末，無論你怎樣忙，或是怎樣懶：總該抽出一點時間把牠讀完。讀完後，想想人家的計劃，手段是這樣的，我們呢？以什麼手段來抵禦？以什麼工具來對付。

序

這本書的材料本是極秘密的，我們從朋友處間接得來。先是m.君得自日本，節譯出來自己把牠印成一種本子送給他的幾個至好的朋友，皮上寫着：「極秘，因或種關係，不必公開發表。」後來，經過幾度轉折，到了我的手裏。於是我和那位借給我這本書的朋友計劃了把牠重印出幾千份，分贈國人。

在m.君的原序裏說：「本報告本不論何人皆不能抄錄持出，因交情關係，故特許之。請閱者切勿以此報告由何方面抄出，而公表於世界，以免害及涉有嫌疑之人。」

田中義一在組閣的兩年中——從一九二七上台到一九二九下台——唯一的大政方針，也就是他最費心血的政策，便是希望完成滿蒙積極政策。這是無疑問公認的事實。但是我們要更深一步的認識，滿蒙積極政策是否是田中義一個人的主張；是否是田中義一個人的積極？假定有人以為日本的對滿蒙政策會因內閣變更而變更，那可是大大的錯誤了！你看：

643.1
475-7



3 0118 4483 8

『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既皆已實現，唯第三期滅亡滿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則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尙未能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

從他這所謂：「明治大帝之遺策」我們知道日本的滿蒙積極政策，並非起自田中義一，這已是明治大帝以來，六十二年一貫的政策了。日本希望滅亡滿蒙，不過是『征服支那全土』的一個初步哩！

所以我們讀這本「田中內閣對滿蒙積極政策奏章」千萬不要以為這是田中義一的主張。日本對滿蒙政策始終是一貫的，除非更加積極，更加毒辣外，決不會因內閣變更而變更絲毫。

日本侵略滿蒙，政策之乖巧：計劃之周密，用心之毒辣，我們確是不能輕視。他要防禦赤俄來和他爭滿蒙的利益，他說：

『我對赤俄之南下非盡力防避不可。必須藉奉天政府為楔子而阻其勢力南下……南可制支那勢力之北上，北可制赤俄勢力之南下。如欲興赤俄之政治或經濟角逐者，必須驅支那為前驅，我只可督支那於背後，以防赤俄勢力之伸張。而我

方另以秘密方法與赤俄提携，而制支那勢力之增長，而免害我滿蒙之既得權。加藤內閣時，我後藤新平唱日俄外交恢復迎請越飛俄使入國之目的者，大半因欲利用俄以制支那之目的也。』

因為日本有心利用我以制俄，利用俄以制我，所以時時都在挑撥中俄關係。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事實，日本電通等社的電稿，不是挑撥內亂；便是離間中俄。所可恨的，中國人始終不覺悟，偏要眼光如豆，自私自利，依他的圈套去中計。於是諸多要人相互誤會，大家終不能一致合作。在中國要人發生齟齬的時候，日本人因計售而喜，在旁邊跟着嘴笑了。

我們既已明白日本在中俄間的鬼計，這次中俄事件竟弄到如此地步，日本未必可以避去挑撥嫌疑。一方面在俄國宣傳中國怎樣攻俄，怎樣虐待俄僑，使俄人憤恨而攻我，另一方面在中國宣傳俄國如何無誠意，如何虐待華僑。而自己呢，偷偷摸摸的趕緊向南滿運兵，以備中俄戰起時乘機侵略滿蒙。於是要求在瀋陽城外作大包圍演習；長春街上便實彈荷槍，作大射擊之練習，一方又向東北當局提出催開吉會路問題會議。事情還沒怎樣，倒把他們忙得個不亦樂乎。較之中俄當局還要忙上十

倍，急上二十倍。究其實，蘇俄也沒有宣戰的力量，中國也沒有開戰的準備，讓他
在中間這樣一鬧，便把事情越弄越僵。可憐的俄國當局及民衆，一再受日本利用而
不覺悟，居然至再至三向我國邊境投彈放砲，大肆挑戰，所不可解者不過僅僅一個
局長問題，而蘇俄當局竟被日人蒙迷的一竅不通，把中東路事弄到如此地步，可憐
亦可恨！

日本除了離間中俄以備他獨霸東北外：他還利用朝鮮人來遠¹我東北。

『且可藉朝鮮民階段，而可與支那民連絡一氣。一面利用有歸化支那國藉之
鮮民盛爲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銀行，或東拓會社，或滿
鐵公司，通融彼等有支那藉之朝鮮民以資金而作我經濟侵略之司令塔……接在
滿蒙之朝鮮人如擴張至二百五十萬人以上者，待有事之秋，則以朝鮮民爲原子而
作軍事活動，更藉取締爲名而援助其行動。加之，鮮民中之在滿蒙，有歸化爲支
那民亦有未歸化者，是時事到之日，是支那藉之朝鮮民作亂，抑或日本藉之朝鮮
民作亂，可以懸羊頭賣狗肉之方策對付之』。

他這個懸羊頭賣狗肉的方策，確是非常毒辣，我們若不急爲防備，怕計售的一

天，很快的就會來了。現在住東省的鮮民，已達百二十萬左右。在南滿一帶種植水田的人幾乎全是鮮民。而且，他們對中國人觀念大部份是壞的。去冬有一位朋友到朝鮮去同朝鮮的居民談話，他們對中國人的壞觀念差不多個個相同，如他們說：中國人驕，中國人生活無次序，中國人不肯向上等等。回來的時候，他在南滿線沿途有些耽擱，而遇到的鮮民對中國人的觀念也和在不會移住中國的人一樣。則可見日本對鮮民是以怎樣的中國民不好的印像貫輸在他們腦裏。加之，中國對於移來居住的鮮民向來沒有一種嚴格的規定，關於移入既不限制，而入籍更不會有嚴厲規定，於是他們便面對中國而心向日本的大買田地。住在中國的鮮民，不能不說是一種大危險物。政府方面對此，不知已否將施防備？

而更可恨的，中國人竟有許多無心肝的人，貪圖一點小小的便宜願意把土地賣給朝鮮人而間接賣給日本人。這還不算，更有人簡直不顧一切除了得利以外。公然會偷偷直接賣地給日人，如李品仙盜賣十間屋左右隙地便是一例。——見本年七月十六號華北日報——這不過是因為惹起訴訟讓當局知道了，才公開起來，悄悄的賣出，當局不會知道的，遠多的很哩！他們也無從知道呀！

這樣事項——盜賣國土；——的發生，東省當局固要負相當責任，但亦不能不歸咎於東省教育進步太緩。換句話說，東省教育當局者也要負一部份責任。老實不客氣說，現在東省教育當局爲教育而教育的人材確是太少了！大部份人以校長爲地盤，以教員爲飯碗，於是攻擊，暗計隨在可以看得出。所以除了寥寥的城市裏的幾個學校而外，平民教育，鄉村教育簡直還沒人注意到。弄得一般民衆的腦筋只有惟利是圖。假定現在東省教育當局還不醒覺，仍以自己的利害爲利害，等到將來東省教育權操諸日人手裡，東省青年全變作日本奴的時候，這些教育家們不知能不能急得流汗？

現在對日人侵略我們所注意到的還不過是東北三省，其實日人侵略的外蒙古的毒策，更非吾人所料想呢？

「滿蒙既爲舊王公所有，我國將來之進出，必須以舊王公爲對手，……現在圖什業王府內之我國退伍軍人共有十九人在矣，而向王府收買土地及羊毛特買權，或鑛權，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權矣。此後接派多數退伍軍人密入其地，命其常服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該王府管內，實行獵捕畜羊毛買收等權。……

……到處安置我退伍軍人，以便操縱其舊王府。……其土地所有權先用十把一束之賤價而買定之。……乘其領土權未甚明瞭之時，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尙未注意及此之候，我國預先密扶勢力於其地。……按本年起由陸軍秘密費項下，抽出一百萬元以內，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裝爲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與各舊王公實行握手。』

這個侵略蒙古的計策，要比離間中俄以夷制夷；利用鮮民，懸羊頭賣狗肉的計劃還要毒狠幾倍。無論如何，中央方面對於邊省的疏忽是無可掩飾的。中央方面於內外蒙一直就不會想到一個處置的方法，於是使那些舊有王公依然作威作福，操持一切。這些舊王公本來就沒受過相當教育，頭腦是昏到極處，只要有人以好顏對他，便什麼全忘了。加之，中國政府置之不理，便愈使他們以好感傾向日本。現在圖什業王府裡已有十九位日人在那裏操持一切了：抽出一百萬元，派官佐四百名化裝爲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與舊王公實行握手了，而且這已是兩年前的事情，到現在無論如何總會有點相當的成績。政府方面若不馬上廢止王公舊制，設法處置內外蒙古，這兩大塊土輕輕的落在日人手裏，怕是意料中事。我們愈不理，日人進行

的便愈快，等到我們想理的時候，那也遲了！

以上所檢出的幾段，不過是全書中的楚楚大者，其餘那些魑魅伎倆，多非吾人所逆料。

總之，日人的侵略滿蒙，政策之乖巧，計劃之周密；用心之毒辣，我們總不該忽視。他們的移民是有步驟的；利用韓人是有方法的；防禦亦俄是有手段的；甚至蒙蔽世人的耳目也早有精密的計劃。試想：以這種有步驟；有方法；有手段；有計劃的侵略，來對付這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其成敗當如何？

而且，現在的東北問題，已不是中國問題或是日本的問題了，現在的東北問題已竟是世界問題中之一個。日本的政策計劃雖是如此乖巧，然而若把東北完全囊有的時候，中間還是要經過許多困難。但是，這許多困難不是中國給他的而是列強給他的。萬一不幸，日本不能囊括無餘，那末，東省便要變成一個列強角逐的場所。若是中國當局民衆一直都不醒覺，還如現在一樣的一盤散沙，到那時，利益是列強和日本所有；損失是中國自己所有。到頭來中國的一無所有等於讓日本自己拿起來。

中國人作事向來是得過且過的。但是，關於國內的一切別的事情都可以等待，都可以遲延，而對於東北政策的確定，似乎是刻不容緩。我們要等待，要遲延，而日本人終不是中國人，日本政府終不是中國政府，他們是毫不客氣的不肯放鬆分毫向前追來。而且中國越遲緩，越等待，日本人還越高興哩！

現在中國的做事，無論如何緊急，總是不能依諸政府的，這話當不致錯謬吧？所以，對東北政策的確定，完全賴諸政府，那就是等於拿東北去送禮了！此刻挽救東北的方法便是要出自我們民衆。民衆方面應該趕快團結起來，作一種精密的討論，討論怎樣去對付日本，怎樣自己來開發東北，討論後確定一種政策，再督促了政府去作，政府此刻只居於輔佐的地位而已。這樣，我們的東北庶幾不致丟失。

我們讀完這本書，應該知道日本的侵略東北是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千辛萬苦也要達到的，中國的當局，民衆總該醒覺了，利刃當頭，還在瞌睡嗎？

十八年九月紀清漪序於北大

田中首相致宮內大臣一木喜德請代奏明積極政策函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 田中義一署名

外務大臣 田中義一司

鐵道大臣 大藏大臣副名

宮內大臣一木喜德

對滿蒙積極政策執奏之件

歐戰而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及經濟，皆受莫大不安，推其原因，無不因我對滿蒙之特權，及確得之實利不能揮發所致。因此頗煩陛下聖慮，罪大莫逃。然臣拜受大命之時，特賜對支那及滿蒙之行動須堅保我國權利，以謀進展之機會云云，聖旨所在，臣等無不感激之至。然臣自在野時主張對滿蒙積極政策，早極力欲使其實現，故爲東方拓開新局面，造就我國新大陸，而期頒布昭和新政。計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共十一日間，招集滿蒙關係之文武百官開催東方會議，對於滿蒙積極

政策之議定如左，煩祈執奏，謹此依賴（以下略）

御奏章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引率羣臣誠惶誠恐，謹而伏奏我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之件。

對於滿蒙之積極政策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國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台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鑛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之無其匹敵。我國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悠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鑛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且名雖爲半官半民，其實權無不操諸政府。若夫村滿鐵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社會，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了知我對滿蒙之權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

不特殊會社
不賣朝鮮
人東三省
人士欲不
意之不
續為朝鮮
人統監第二

南滿鐵道

觀此可知
我發揮光大
九國條約精神
人士是東北人
之責

觀此可知
我後塵，得寸進尺之勢而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進展之迅速，實令人驚異。因而我國勢之侵入遽受莫大影響，惹出數多不利，以致歷代內閣對滿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制限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非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既不能堅固，國力自無由發展矣。矧滿蒙之利源悉集於北滿地方，我國如無自由進出機會，則滿蒙富源，無由取爲我有，自無待論。即日俄戰爭所得之南滿利源亦因九國條約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國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東三省者，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右，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剩餘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此爲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者也。若再任支那人流入滿蒙不急設法以制之，迄五年後支那人必然加增六百萬人以上，斯時也我對滿蒙又增許多困難矣。回憶華盛頓會議九國條約成立以後，我對滿蒙之進出悉被限制。我國上下輿論確然。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縣有朋，及其他重要陸海軍等，妥議對於九國條約之打開策。當時命臣前往歐美密探歐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見，僉謂成立九國條約

觀此中國
有竭力矯
國上下輿論確然。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縣有朋，及其他重要陸海軍等，妥議對於九國條約之打開策。當時命臣前往歐美密探歐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見，僉謂成立九國條約

正誤人此
頑金之誤要概
然最在能自目
為保國能護我等
之貿易及投資
利益改彼以信我
者轉而信之得之
益於我東言於不
爲之華足極論作
人而鮮而詐華故
種謬所朝鮮而被
我東我當築界並
中理惡彼於劣心
能與心人見然卑
達此循人明爲彼
而信我等之誠意
對我之誠意也。獨
惜我國乘彼等各國
之內訌，正欲發展
其計劃而欲破除華
盛頓九國條約之時，
政友會內閣突然倒壞，致有心無力不克實現我國之計劃。吾念及此，頗

爲痛嘆！至臣義一向歐美各國密商發展滿蒙之事，歸經上海，在上海波止場被支那
人用炸彈暗殺未遂，誤傷美國婦人。此乃我皇祖皇宗之神祐，方克義一身不受傷，
不啻上天示意於義，必須捧身皇國爲極東而開新局面，以新興皇國而造新大陸。
且東三省爲東亞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爲欲自保而保他人，必欲以鐵與血方能拔
除東亞之難局。然欲實以鐵與血主義而保東三省，則第三國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
夷制夷之煽動起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更進而言之，以臣義一
在上海渡江場受支那人爆炸之時，轉傷美人性命，而支那便安然無事，則東亞之將
來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國運必無發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戰爭實際即日支之戰，將來
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惟欲征服
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

省意欲保東之危，惟有先使政治完全而已。彼欲以戰與拔除東亞之難局，我亦不能不有相當準備。甚明觀此可知，蒙爲中國人共念，之命脈，國爲世界之尊，則中國人民正我。

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若夫華盛頓九國條約，純為貿易商戰之精神。乃英美富國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之勢力。即軍備縮少案亦不外英美等國欲限制我國軍力之盛大，使我無征服廣大支那領土之軍備能力，而置支那富源於英美富力吸收之下，無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顧以民政黨等，徒以華盛頓九國條約爲前提，盛唱對支貿易主義，而排斥對支權利主義，皆屬矯角殺牛之陋策，是亦我日本自殺之政策。蓋以

貿易主義者，如英國，因有強大之印度及濠洲爲之供給食料及原料；亞美利加者，因有南美加那大等可爲伊供給食料及原料之便，則其餘存之力可一意擴張對支那貿易。以增其國富。無如我國之人口日增，從而食料及原料日減，如徒望易貿之發達，終必被雄大資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終無所得。最可恐怕者如支那民日就醒覺，雖內亂正大之時，其支那民尙能勞勞競爭模仿日貨以自代，因此，頗阻我國貿易之進展，加之，我國商品專望支那人爲顧客，將來支那統一，工業必隨之而發達，歐美不可餒。

商品必然競賣於支那市場。於是我們對支貿易必大受打擊。民政黨所主張之順應九國

以利貿易制
養資本
中國工業之發達國業人共注意
之滿蒙利權爲攫取全中國富源
之令司塔德爾爲據策世界之工安
具世界之意不第二舊意志又可不
此德意志安安式此作統注一義夢
田中人初過說誤認此後亦合之
國人痛

條約，以貿易主義向滿直進云云者，不啻自殺政策也。考我國之現勢及將來，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權利為主義。以權利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我手，則以滿蒙為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則以滿蒙之權利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况最後之勝利者賴食糧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國土也。我對滿蒙之權利如以積極政策而擴張之，可以解決此種大國之要素者則勿論矣。而我年年餘剩之七十萬人口，亦可以同時解決矣。欲具昭和新政，欲致我帝國永久之隆盛者。唯有積極的對滿蒙利權主義之一點而已耳。

(一) 滿蒙非支那領土

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我矢野博士盡力研究支那歷史，無不以滿蒙非支那之領土，此事既由帝國大學發表於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發表正當，故支那學者無有反對我帝國大學之立說也。最不幸者日俄戰爭

不知事實
所在證實
可盡是非何
夢田中之迷
乃過

支那領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認支那爲主權。因此二種之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如以支那之過去而論，民國成立雖唱五族共和，對於西藏新疆蒙古滿洲等，無不爲特殊區域；又特準王公舊制存在則其滿蒙領土權，確在王公之手；我國此後如有機會時，必須闡明其滿蒙領土權之真相與世界知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以新其大陸。且內外蒙旣王公舊制爲治，其主權明明在王公手中；我如欲進出內外蒙，可以與蒙古王公爲對手，而締結利權，便可有餘裕綽綽機會而可增我國力於內外蒙古也。至對於南北滿權則以二十一個條爲基礎勇往邁進，另添加左之附帶利權，以便保養我旣得可永久實享其利。

一、三十年商租權期限滿了後更可自由更新其期限，並確認商工農等業之土地商租權是爲急務也。

二、日本人欲入東部內蒙古居住，往來，及各種商工業等，皆可自由行動及於出入南北滿時，支那法律須許其自由，不能不法科稅或檢查。

三，在奉天，吉林等十九個所之鐵及石炭礦權，以及森林採取權獲得之件。

權大項重人注

- 四，南滿及東部蒙古之鐵道布設並鐵道借款優先權。
- 五，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及教官僕聘等增聘以及聘僕優先權。
- 六，朝鮮民取緒之我警察駐在權。
- 七，吉長鐵道之管理經營九十九年延長。
- 八，特產物專賣權及輸送歐美貿易之優先權。
- 九，黑龍江礦產全權。
- 十，吉會長大鐵路敷設權。
- 十一，東清鐵路欲向俄收回時之借款提供特權。
- 十二，安東營口之港權及運輸聯絡權。
- 十三，東三省中央銀行設立合辦權。
- 十四，牧畜權。

對內外蒙古之積極政策

滿蒙既爲舊王公所有，我國將來之進出必須以舊王公爲對手，方可以扶持其勢力。依故福島關東長官之長女，因獻身於皇國起見，以金枝玉葉之質而就未開民族之荒謬絕。

之圖什業圖王府爲顧問。加之圖什業圖王之妃乃肅親王之侄女，因此關係圖什業圖王府與我國頗爲接近。我特以意外之利益及保護而羅之。在內外蒙古各王府等，無不以誠意對我敬我。現在圖什業圖王府內之我國退武軍人，共有十九人在矣。而向王府收買土地及美毛特買權，或鑾權，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權矣，此外接派多數退伍軍人密入其地，命其常服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該王府管內，實行懲植牧畜羊毛買收等權。按其他各王府，仍依對圖什業圖王府方法而進入。到處安殖我國退伍軍人，以便操縱其舊王公。待我國民移住多數於內外蒙古之時，其土地所有權先用十把一束之賤價而買定之。然後將其可墾爲水田者種植麥米，以濟我食料不足之用。不能墾爲水田者則盛設牧場，養殖軍馬及牛畜，以充我軍用及食用。餘剩之額製造罐詰運販歐美，其毛皮亦可供我不足之用。待時期一到則內外蒙古均爲我有。因乘其領土權未甚明瞭之時，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尙未注意及此之候，我國預先密扶勢力於其地，如其內外蒙古之土地多數被我買有之時，斯時也是蒙古人之蒙古獻，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歟？使世人無可辯白。我則藉國力以扶持我主權而實行我積極政策也。我國對於蒙古之施爲，因欲實行如上之政策，按本年起由陸軍秘密費項計以非時消速度愈急，當此舊制止不可失，計以非時消速度愈急，當此舊制止不可失。

下，抽出一百萬元以內，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裝爲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與各舊王公實行握手，收東其地之牧畜鑿山等權，爲國家而造成百年大計！

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

朝鮮自與我合併以來，雖可一時小康，無如歐戰後，美大總統提出民族自決，如天來之啟示以動弱小民族，而朝鮮人心亦爲所煽。其不穩空氣充滿鷄林八道。乘滿州警察之不完全，彼等不逞鮮民遂以滿州爲策源地。又幸滿蒙到處皆有豐富利源，以安朝鮮移民；因之日移日衆，至今日在東三省之朝鮮民幾幾百萬有奇。如此之現象爲帝國對滿蒙之利權不求而可自得，真可爲國家造成莫大幸福！而帝國對滿蒙之國防上經濟上，添加無數勢力，爲鮮民統治上顯出莫大曙光，然朝鮮移住東三省可矣。朝鮮民以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產以救國危，是亦新土殖民以禁止歸化中國籍之鮮民，盛爲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銀行，或東拓會社，或滿鐵公司，通融彼等有支那籍之朝鮮民以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產以救國危，是亦新殖民地開拓之一機會！其歸化之朝鮮人民雖爲支那之歸化民，不久仍然歸復爲我國

之朝鮮等民人注歸化國假等之乃虛人

利利用鮮民亡我蒙蒲毒策

惟濟行同有竭力救濟之策

那民而亦有未歸化者，斯時事到之日，是支那籍之朝鮮民作亂，抑或日本籍之朝鮮民作亂，可以豎羊頭賣狗肉之方策而付之。然我國雖可利用朝鮮人如此之行動，亦不可不備支那政府之利用朝鮮人制我也。如論滿蒙係支那之政治區域是亦我國之政治區域；彼東三省政府如敢以利用朝鮮人而制我，我則用兵之機會可以急速矣。最

可恐懼者唯赤俄耳，惟恐支那方面利用赤俄魔手煽動朝鮮民之時，則我國之思想一

變，國難立至；故現內閣對此無以充分警戒以防其未然。加之我國如欲開拓新大陸要親國交切恢復之必實，良師也。尤有朝鮮民之保護及取締更須嚴重一層。故依三矢之條約，許我邊設警察署於北滿各地者，更尤爲張擴。充備警察力，以便懷柔朝鮮民及援助鮮民之急進，另以東拓及滿鐵附隨其後，助鮮之經濟及金融。他如進入內外蒙之朝鮮民，其金融按由東拓特別通融，以便藉朝鮮民之力，而開拓內外蒙古及把握其商權也。按朝鮮民之侵入滿蒙，爲帝國之國防上經濟上最有密切關係明矣。此後必須由政府極力助其完成，

以期爲帝國造成新機會，殊如我石井ランレング之協定，我帝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既於華盛頓會議時放棄幸得朝鮮移住日多，現既及百萬餘人，且放資日大，因此我雖放棄石井ランレング協定之特權，亦可藉朝鮮民移住之新問題，而恢復其特權於滿蒙。如有如此之實情，我再恢復其特權，依法理上在國際必無人敢反對我國之行動也。

新大陸開拓與滿蒙鐵道

交通者乃國防之母，是戰勝之保險公司，亦是經濟之堡壘也。按支那全國鐵道僅七千二三百哩，在滿蒙既有三千哩矣；居其全數之四成。按滿蒙土地之廣，產物之巨。雖有鐵道五六千里亦不足其用，加之我國所扶植之鐵道，多在南滿，而爲富源之北滿尙多可及，殊爲遺憾！加之南滿各地，支那民族頗多，其國防上經濟上頗不利於我，然我國如欲開拓其富源及堅固其國防者，必須極力建築北滿鐵道，以其鐵道之開通，可移多數國民於北滿；以便掣肘南滿之政治及經濟而可強固我國國防以奠定東亞大局。加之南滿鐵路既成之線路，多以經濟爲目的，致缺循環線路，頗不利於戰時之動員及軍需之運搬；此後必須以軍事爲目的建設滿蒙之循環線，而

國人應往
滿未喪利
利權未失
觀此愈信

可包圍滿蒙中心地以制支那之軍事政治經濟等發達；亦可防杜俄勢之侵入，此乃我國之新大陸造成上最大必要之關鍵也，如以現在滿蒙之鐵道有二大中心點；一日東清鐵道，二日南滿鐵道，其支那之自設鐵道，依吉林省政府之餘裕，不久必能現成一大勢力之鐵道，且合之奉天及黑龍江之財力而論，其支那鐵道之勢力，不久必駕我南滿鐵道之上，當能現出激烈之競爭，幸其奉天之經濟紊亂，我如不供其救濟，彼確無力可恢復。我則利用此時期勇往邁進達我鐵道目的而後止，且我如用力煽動之，其奉票降價不知其止，奉天政府必成赤俄財政之第二，確可拭目以待。從而彼必無力可開拓滿蒙也。惟有東清之勢力頗難打倒，不幸其所成之路綫與我南滿之鐵道由北向南俾滿鐵道成爲中路真打心通吉海首予未有日本之打心擊痛疾宜其首打。

新設之鐵道，如欲培養於東清路北，必須與平行爲妙，則用起西而向東；以我南滿鐵道之中心而論，其新設之支那鐵道，必須使其由北而向南，如以支那自身之利益而論，亦以由北而向南，確有多大便利，因此與我無甚抵觸。幸赤俄勢力日衰；既無力可進出滿蒙，此後支那之鐵道建築，必然須聽從我日本之指揮而無疑。豈料奉天政府邇來首以軍事的見地而開通打通路及吉海路。然在支那政府雖不曉經濟的而

將打通吉海二路終不死心東北人士宜取徹底防

專以軍事的建築打虎山至通遼及吉海路者。在我國則因此二路之完成，其對滿蒙之國防及經濟頗受多大之打擊，而南滿鐵道之利益亦頗受損。是故向支那提出強硬之反對也。然此二路之被支那所完成者，初因出先官憲及滿鐵當局等，誤算奉天政府乏力可及此，故事前未甚注意，及後欲強阻之其路線既成矣。加之又有美國人利用英國資本家，欲投資開築葫蘆島港，因此第恐支那政府受迫，將打通吉海二線，牽入英國資金，反增長我在滿蒙之勁敵，故付之似無，唯待有機會時，而再向支那政府解決打通吉海二路問題也。

捨聞奉天政府之計畫，欲由打虎山起至通遼更至扶餘至至哈爾濱為終點，使在北京出發不由南滿及東清二路，由自己之路線而可達北滿之哈爾濱，更為最恐人之計畫者由奉天起點經海龍，由海龍而至吉林經五常而至哈爾濱，依如上之計畫，用左右二線包圍我南滿鐵道，而我南滿鐵道受支那此二線之包圍，幾為小區域，因之我對滿蒙支那政治經濟之發展，悉被制限及縮少。與華華頓九國條約實行制我伸張國威于滿蒙。按此二路如完成，我南滿鐵道，幾成為無用長物。其南滿鐵道公司必然多大恐慌，檢討支那今日之財政如無外債之借入，必然無力可及此。如果自

由奉天經海龍至哈爾濱餘打爾五常至哈爾濱及吉林省員爲鐵道

之至重政策頗願當局努力成種恐怖此可深論即更可言也

有財政可及此而成此二大鐵道者，如吉林經奉天，或扶餘開通經遼而至連山，其運費必比利用南滿鐵道更貴，如以此點而論，我國雖可安心，萬一將來此二大鐵道告成，支那政府特以經濟為主眼，一如東清路特別減其運費以與我南滿路對抗之時，不惟我國必受莫大之損失，而對東清路，亦一不可忽視之大事也。日俄二國斷不作視支那鐵道之跋扈，殊如東南鐵道之于今日，以齊齊哈爾及哈爾濱為收入之大宗，如支那此二大鐵道完成，或大賚與安達之路完成，比我南滿鐵道更受其慘，其東清之苦痛必然巨大而無疑。

更將滿蒙鐵道就設之概略而言，支那則欲設索倫至洮南鐵道。

吉林至哈爾濱鐵道。

赤俄所欲遠設者。

安達至伯都納鐵道。

吉林至海林鐵道。

興凱湖之密山至穆陵鐵道。

以上之計畫，無不欲培養東清鐵道，而發揮其帝國主義，其新設之方向多以西

注意日人
藉我防俄
之毒策

東故也。蓋赤俄雖衰其滿蒙進出仍然不怠，其一舉一動，無不阻我進出而福南滿鐵道，我對赤俄之進出非盡力防避不可，必須藉奉天政府爲楔子而阻其勢力南下。我

藉防俄以
擴取北滿
富源同胞
中國爲
制俄前驅
用我以
政策制夷之
中制俄
復用俄以
制中何其
秘密

第一着手藉防赤俄南下爲題，以得寸進尺方法而強進北滿地盤，以便攫取其富源。南可制支那勢力之北上，北可制赤俄勢力之南下。如欲與赤俄之政治或經濟之角逐者，必須驅支那爲前驅，我只可督支那于背後，以防避赤俄勢力之伸張。而我方另以秘密方法與赤俄提攜，而制支那勢力之增長，而免妨害我滿蒙之既得權。加藤內閣時我後藤新平，唱日俄外交恢復迎請越飛俄使入國之目的者，大半因欲利用俄以制支那之目的也。然東清鐵路與我南滿鐵路，雖有約束，按南蒙之出產物運送，以五十五分歸南，以四十五分歸東，然滿鐵及南滿二路，雖有如此之契約，而各用公然秘密方法而特減其運費，因此我南鐵頗受莫大危險及損失。

赤俄對日
之密秘宣
言
俄意斷不
放棄東清
路
東清路放棄，與我國放棄太平洋同也。赤俄主義如此，益使我國之不安。

更考察赤俄向我密秘宣言，謂俄斯與支那國境，不幸生成弓形，雖不欲侵人之國土但因弓形以北，地寒物稀，確無敷路之價值，不得不把守東清分些利益，故東清路斷不能放棄，加之俄國在太平洋唯一之港如海參崴者，因有東清路而得存，如

已鐵將南北滿盡收爲
心毒甚之野

而我國之於滿蒙，如徒賴南滿鐵路，必不能滿足，依我進出之將來及現狀計，南北滿鐵路非全收歸我手不可，殊如大富源之北滿及東蒙古方面，可爲我發展之餘地頗多且頗有利，而南滿之將來支那漢民族之日增，其政治及經濟頗不利於我，故不得不急進北滿地盤，以計國家百年之隆盛。如赤俄之東清路橫於北滿地，對我之地欲造成新大陸頗有所阻害。我國之最近將來在北滿地方必須與赤俄衝突。斯時也我仍以日俄戰爭依樣葫蘆攫取東清鐵路以代南滿鐵路，攫取吉林以代大連，因北滿之富源我國與赤俄一角逐於南滿曠野者，實爲國運之發展上勢所難免。蓋此難關如不打破，我對滿蒙之暗礁必定難除，在現下之狀勢向支那要求，各軍事重要之鐵路待鐵路完成之時，北滿可能及之地我則傾力以進，赤俄必然前來干涉及破壞，斯時也即我與赤俄衝突之秋而無疑。

我對滿蒙鐵道，急欲實現完成者如左。

通遼熱河間鐵路，

我線亡俄成道要求既與俄之導

我國人其國念之今後如再予鐵國權者即

本線延長四百四十七哩約須建設費五千萬元，此鐵道如完成，我欲開內蒙古，可與一大貢獻，在滿蒙鐵道中以此線最有軍事及經濟之價值。如以內蒙古全體而論

本也。熱河在遼寧省，滿鐵社會等，派人詳細之調查，其數既及十回矣。在內蒙古之地內，欲完成其重要性質，須各線及各鐵道中間通達。

頗多可耕水田之地，如加以人工的施設，將來至少亦可容我國民二千萬之額。而其價值為最有價，為侵略者所佔據。我國將來藉此鐵路之便，可以取之為食料及加工輸出歐美。他如羊毛者為蒙古之特產品，我國之羊每年每頭只可取二斤之毛，如蒙古羊之產毛，每頭每年可產六斤之額，我南滿鐵道公司，試商至再，無不盡然。而其毛質比之濱洲種毛，更優良數倍，其價格之賤生產多品質之優良等，可為在世界上暗室中之大富源。我如可執掌其鐵道，極力以擴張之，至少比之今日可增加十倍之產額。蓋如此之富源尙未敢被世界知道，以防欠毛國之英美與我競爭。故我必先掌其交通權，然後極力擴張蒙古羊毛，使他國知之而無如我何。接通遼至熱河之路如歸我手，我國之美毛可以自給自足，又可加工毛製品輸販於歐美。且如欲完全與內外富源不敢獨斷蒙古王公之握手，非賴此鐵路不可。如以我日本之腕欲開拓蒙古者，非此鐵道不可。蓋我帝國主義對內外蒙古之浮沉，盡在此路線已耳。

洮南至索倫鐵路

此鐵道延長至百三十六哩，建設費須一千萬元，按帝國之將來，必須再與赤俄

滿蒙之要部
薩克圖及圖什
王札本府接壤
業圖王府等，亦可利用此路以
非敵土近與圖利魯日王圖

竟敢將行
盜逐主人

角逐於北滿平野，此路如成，我南滿之軍兵，可由此路而追赤俄陣後，亦可阻止
赤俄增軍於北滿之用。即以經濟而論，此鐵道可壓取洮兒河流域之富源，用以培養
南滿鐵路。他如既與我接近之札薩克圖王府及圖什業圖王府等，亦可利用此路以
保殖我國勢力，以便開拓其土地。按我國之欲與內外蒙古王公握手，收買其土地礦
山牧畜商業等，以備將來有用之機會，專賴此鐵路而侵入此內外蒙古，利用通遼、
河線，而侵入南蒙古，以便南北相呼應。待其產物發展之時，我則依此二線而
外蒙，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然洮索線完成，最有利害者，第恐引誘支那。
侵入蒙古，因之必破壞我對蒙古之極積政策，豈不第二之南滿鐵路，徒
少可所不有？王撤此公廢業早可明至不之蒙早可觀觀取消底非根柢不究圖利魯日王圖
古連可所不有？王撤此公廢業早可明至不之蒙早可觀觀取消底非根柢不究圖利魯日王圖
河線，而侵入南蒙古，以便南北相呼應。待其產物發展之時，我則依此二線而
外蒙，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然洮索線完成，最有利害者，第恐引誘支那。
侵入蒙古，因之必破壞我對蒙古之極積政策，豈不第二之南滿鐵路，徒
少可所不有？王撤此公廢業早可明至不之蒙早可觀觀取消底非根柢不究圖利魯日王圖
河線，而侵入南蒙古，以便南北相呼應。待其產物發展之時，我則依此二線而
外蒙，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然洮索線完成，最有利害者，第恐引誘支那。

侵入蒙古，因之必破壞我對蒙古之極積政策，豈不第二之南滿鐵路，徒
少可所不有？王撤此公廢業早可明至不之蒙早可觀觀取消底非根柢不究圖利魯日王圖
河線，而侵入南蒙古，以便南北相呼應。待其產物發展之時，我則依此二線而
外蒙，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然洮索線完成，最有利害者，第恐引誘支那。

侵入蒙古，因之必破壞我對蒙古之極積政策，豈不第二之南滿鐵路，徒
少可所不有？王撤此公廢業早可明至不之蒙早可觀觀取消底非根柢不究圖利魯日王圖
河線，而侵入南蒙古，以便南北相呼應。待其產物發展之時，我則依此二線而
外蒙，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然洮索線完成，最有利害者，第恐引誘支那。

長洮鐵路之一部鐵道

此由長春至扶餘大賽，則長春至洮南間長百三十一里，建設費約千一百萬

四支
方

之策毒矣

長鐵路
上路爲經濟
利益之鐵路
亦爲特
注意侵畧
鐵路之一

長春至
洮南爲軍
事上最妙
事交迫
餘大賚至
洮南爲軍
事上最妙
事交迫
長春應扶
江上流，其農產物頗多，可耕地頗鉅，而大賚附近有月亮泡可興水電，按終來此長
洮路之一部分，必然成爲工業農產加工之大區域。待此線路成後，則由大賚而至洮
南，由大賚而至安達，由大賚而至齊齊哈爾，分展三叉線路，以攻西比利亞路線定
可攫取北滿之富源，亦可作黑龍江進出之第一步。加之長春至洮南，長春經扶餘大
賚至洮南，共成爲小循環線，爲軍事上最妙之交通。我如欲進出蒙古則此小循環之
鐵道不可不速成。而此長洮線沿路地廣人稀，其土地之沃肥，雖五十年間不下肥料
，亦不恐無可收成。此鐵路如可執在我手，則北滿及蒙古之富源盡爲我有矣。其沿
線地之可容我國移民者，至少亦可居二三千萬民之多。至將來吉林之敦化與我朝鮮
會寧路連結開通之時，其蒙古及北滿之富源我可一直線而到東京及大阪，待有事之
秋我由東京方面出師，經日本海一路直至北滿及蒙古，其支那之陸軍必無力可突破
北滿地方。在日本海之交通，義俄之潛水艇必無力可以入我朝鮮海峽。蓋我日本唯
望吉會長大一路速成，則食料及原料便可自給自足，不論與誰戰，皆可自由自在。

此路如在
日手則北
滿及蒙古
富源盡爲
日有

吉會長大
二路線爲
滅亡滿蒙之
計畫國人注
意

斯時也我之對滿蒙交涉，不論何事，支那政府懼我設備之周至，必然畏我而從我。如欲完成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畫者，唯此吉會長大二路線之成功而已耳。然長大鐵路如成，不僅可以培養南滿路日致富，即長大路身亦有致富之望。此長大路爲滿蒙經濟發展上，最大必要之積極政策也。

吉會鐵路

吉會鐵道
關係之重

吉林至敦化之間鐵路之建設現既成功，敦化至會寧間之鐵路尙未實現，雖會寧至老頭溝有二呎六吋之狹軌路線，實不足新大陸及經濟發展之用，此改築費須八百萬元，而敦化至老頭溝之建設費按一千萬元，二者共須二千萬元巨款，按此鐵路如成，就是我新大陸之成。從前欲往歐洲之人，須經大連或浦鹽二港，今則由清津港經會寧而入西比利亞鐵路可赴歐洲，不啻東洋之交通大動脈。將來不論人和貨，皆須經由我地，斯時也我把此交通大動脈之權，可以無客氣侵略滿蒙，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畫也。如斯卽大和民族征服界矣。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爭服臺灣，第二期爭服朝鮮等皆旣實現，唯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則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洲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尙未能實現。

欲用造成
新大陸必
先征服吉
林我東省人
士聽着

，此皆臣等之罪也。按吉林省合奉天及黑龍江一部分，我古歷史稱爲「肅慎」民族，則今繁殖於沿海洲，黑龍江畔豆滿江流域等者是也。其民族之沿革古稱爲古來肅慎，穢狼，挹婁，沃沮，夫餘，契丹渤海女真等其興廢多種多樣，良莠不齊，我國清正公進擊會寧及間島，其愛新覺羅亦起於寧安附近，先平定敦化間島琿春地方爲起源，遂定大清天下三百年之基礎。吉林歷史如此，按欲造成我新大陸以開極東之新局面者，我如不先造勢力於吉林地方，必不能征服滿蒙，從而不能征服世界美日，故以吉會路之完成即我昭和新政之成，新大陸之成即征服亞細亞全洲之成功，不啻爲我國策上最有重大之路線，是亦國益產生之重要路線也。

吉會線及我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樹之

倭奴陰毒
人若不急
敵必遭其
險我國
最近時期中實現戰爭之時，我日本須求滿蒙之富源當由大連爲出口。如敵艦常其變換。以現勢之國防而論，以羅津唯一無二之良港爲終點，終可爲世界貿易良港。一面可粉碎赤俄之浦鹽港，一面可集北滿之豐富物產，以挽滿蒙之繁榮於我國地域。且大連港非我領土如滿蒙，尚未爲我新大陸之時，其經營上施設上頗多費手

由對馬及千島兩海峽封鎖之時，我則不能攝取滿蒙之富源終必爲戰敗國，殊知歐戰後之美國，與英國暗合，每一舉一動而欲牽制我國對支之施爲，然我國爲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以警示支那及世界，且美有呂宗艦隊，與我對馬千島乃一葦水之遙，朝發夕至，如以潛水艦而遊曳於我對馬及千島之間，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必不能供我益我。如吉會路可成，在南滿北滿與朝鮮成爲大循環線路其長春至洮南長春到大賽至洮南成爲小循環線路可以四通八達，利我軍旅及食料運輸之便，是北滿富源之征服亦可確定矣。且其北滿之富源，經吉會路越海而運至我敦賀，新瀉等港者。敵潛水艇必無有力能侵入我朝鮮及日本海峽，從而戰時之交通經濟等皆可自由及獨立，所論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者此也。夫如是戰時之食料、及原料可足，則美國雖有雄大之海軍，支那雖有多衆之陸軍，赤俄雖有衆多之軍兵，終必無如我何，亦可制朝鮮民在戰時抗我制我。且我固然必須實行新大陸政策故非急成吉會路不爲功。蓋滿蒙爲極東政治未完成之區域，我國終須再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者，就以吉林爲中心也。到時欲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遺策之時，則以福岡廣島二地國軍由朝鮮而入南滿，以制支那軍之北上；由名古屋關而地方之國軍，取敦賀海路而進濱津，

經吉會路而入北滿；另以關東地方之國軍由新瀉出港直至清津或羅津仍依吉會路，而猛進北滿地方；另以北滿道仙臺各地之國軍，由青森及函館二港爲出口，而急進浦鹽占領西比利亞鐵路，以直至北滿哈爾濱而南下，直迫奉天及占領蒙古等地。亦可阻俄軍之南下，終於關西軍，福岡及廣島軍三面會合，分派爲兩大軍，南則把守山海關以防支那軍北上，北則把守齊齊哈爾以阻俄軍南下，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等，皆可藉我自由取用可依吉會路而運內地。夫如是雖戰十年我亦不恐食料及原料有不足之憂也。更將其吉會路完成，與我內地之距離如左：

由清津起點至浦鹽一百三十哩，至敦賀四百七十五哩，至門司五百哩，至長崎六百五十哩，至釜山五百哩。

如以北滿之富源運至我大阪工業地而論，以敦賀爲着到港，與大連比較，所差時間如左：

○（大阪長春間）
長春至羅浦再至大阪陸路四百六哩，海上四百七十五哩，共費時間五十一時間

長春經大連至神戶入大阪者，陸路五百三十五哩，海路八百七十哩，共費時間

九十二時間。

扣除以外長春經大連由神戶至大阪，比之由吉會路經敦賀至大阪，加有四十一時之多。於此足見吉會路之軍事上，經濟上之大有價值矣。

吉會路
日本成全爲
武裝之路線及

依以上計算法鐵道每時間三十哩，海上一時間十二哩計算，如用快走船及快車者可折其半也。夫滿蒙者爲極東之自耳義，歐洲大戰獨逸蹂躪自耳義以成功，終來之日俄日美戰爭我國非蹂躪滿蒙必不爲功。且我國欲實行新大陸計，不得不破壞滿洲之中立地爲戰場。是故不得不整備吉會長大二路，以作武裝的之充實，增强大之國防勢力。進而可以依吉會路交通之權，可以最短時間，盛移民千萬於彼地，以開拓其水田，而充我人口及食糧問題之用，亦可防避支那移民之侵入。夫吉會路者，真可爲日本致富之路線，是亦日本武裝之路線也。

吉會路工事之天然及其附帶利權

欲完成吉會之工事者，必須乘其減水期一氣而成方可，且因欲節約其工事費，其山皆爲花岡石，必須用新式之鑿岩機，以速成。其四十分之一均配隧道，至建設上用應之木材，在該沿路皆有。其他如砂利石等沿路皆有產生，而蛟河附近有產石

炭，且有磚塊原料土，可在附近自製磚塊，以供建設之用。然欲完成吉會路者，我只運往士敏土及軌條車母客貨車而外，皆可在地取用，真可爲天然之鐵道工事也。依四圍之狀勢皆可依預算額七折，便可完成吉會路全段，而工事期日亦可依預算日六折之期間便可以完全成功。更將其沿線之利權而言，乃吉會路如成皆可自然附隨爲我國之權益者，如吉林至會寧間在敦化方面之木材產額，依我參謀部與南滿鐵路之調查，確有一億萬噸之巨，每年按伐採百萬噸由吉會路輸入我國，則二百年之間繼續伐之亦不恐其盡，此雄大之森林，足可救我日本二百年間不受木材饑餉之危，亦可驅逐美國產松材輸入我國也。我國現時每年消用美國木材，約須八千萬元至億二千萬元，在該吉林有如此之森林，我國雖詳細調查至再，皆不敢公表世界，因恐美國每年供我如此多額之木材，如被赤俄或支那知我利用吉會路線欲開伐吉林間島間之大材庫之時，必然煽動美國，而出而干涉我吉會路之成，亦恐美國材木家必能以重金買奉天政府，先買定其吉林森林權，以保其美國材木對我輸出之保護策，亦可制東亞木材之權能，不啻制我製紙界之死命。故我國既將其調查之真相，不敢出表於世界矣。按吉林之森林，前清乾隆全盛時代，即號爲樹海。然至今日數百年未入

新邱炭礦
因吉會而得
使日本

斧伐足見其森林之巨大也。按以現時如經由長春大連至大阪之森林木材，共遠有一千三百八十五哩之遙，每一立方尺，自吉林至大阪須費運價三角四分。因運費之巨且產額不能多，故不能與美國木材競爭。如吉會路完成則吉林木材至大阪只七百餘哩，每一立方木材只需運費一角三分而已。如此之便宜必可打倒美國木材而無疑。且吉林之森林如以最少爲二億萬噸而計算，每噸得利益五元而論，則吉會路之成立，我國可不勞而得十億萬元之森林利權，且可防美國木材入國，而我國民得此賤價之吉林良木材，則加工爲器具及藝術工業品或化學製紙之用者，至少每年亦可增長國際利益二十萬元之多也。另有新邱大炭礦，其埋藏量有十四億噸之多，其質駕撫順炭之上，而土屑多爲硬石質所成，頗便於開採，且頗合骸炭抽收之用，我可取之爲抽收煤油，農肥，化學各用藥以供我用及可擴販路於支那全國。是吉會路之成，則此新邱大炭礦，我不勞而可得之利權至多，足與撫順炭礦相呼應。且藉此大炭礦相之勢力，而征服全支那之工業決非難事。單以新邱大炭礦而論，如以吉會路取其良煤炭於日本者，每噸至少亦有五元之利益。如用之以化學工業，抽收其副產者，每噸至少亦有十六元之利益。蓋新邱炭質頗合骸炭抽副產之用，按每噸平均如以十

二
百
億
萬
元
可
能
之
利
權

五元爲利益計，共可得二百億萬元之利權，此莫不因吉會路而副帶之利權也。其他如牡丹江流域之大小鐵以及其附近之森林，亦可依吉會路之交連，而開拓之也。

他如敦化地方之工業，如大小麥，粟，高粱等物每年可產二百餘萬斤；酒釀場大小共有二十餘處；皆須仰我鼻息，而我商品之進出北海，亦依吉會線之完成而可速突進也。其敦化地方製油業有三十餘所，每年產油九十萬斤，豆餅可產出六十萬枚，單以此數種之生物運費之收入，便可以償吉會路之經費而外，每年尚有二千餘萬元純利。如合之木材新邱煤炭及副產物等而論，此吉會路之收入每年至少當在八百萬元以上。尙有無形之大利益者，則培養南滿鐵道，取得森林礦產，商業等權，又可大宗移民於北滿等是也。且可縮近我日本與北滿大富源之距離，按清津至會寧只三時間，會寧至上三峯只三時間，豆滿江岸至龍井村只三時間即晨發日本岸，夕可至問島中心地點。所謂六十餘時間，可能將北滿富源突破者，則吉會路之權能也。

▲ 瑰春至海林鐵道

林鐵春至海
要道之

長百七十三哩，建設費一千四百萬元。此鐵道沿線，左右皆是密林，爲欲培養

琿春二路
日本利
用鏡泊
湖水發
生水電
控制全
土蒙滿
之農工
活動力
中國即
動之方
將無所
為此當
我國對
為此當
早為之
計

吉會路之勢力，及開採北滿之樹海及農礦計，此線路亦必要之一也。且欲挽浦鹽斯德港之繁華而就我朝鮮之會寧者，亦不得不急建此路綫以抗之，最可卜將來之利害者，則海林以南，敦化以北所在之鏡泊湖，待吉會及琿海二路成後，則利用其湖水爲水電之發生，以便控制滿蒙全土之農工動力，使支那之活動竟不得如我電氣化之工業何。依南滿鐵道之調查該鏡泊湖水之差落，至少亦可發生水電八十萬馬力，以此強大之電力欲征服滿蒙之工業，何縹有餘裕，料其發電所之附近，終必大發展，我國因欲開拓北滿之大富源，必欲極力以進。如非修築琿春海林鐵道爲吉會路培養，終必不足其富源運輸之用也。尙有支俄共領之興凱湖，亦可發生巨大軍力，第恐支俄二國合辦以制我，我必須於本年國際工業電氣大會於東京之時，乘支俄不覺之間，提出發電所，同一供電區域不能設立二個，所題以求國際承諾以期制止支俄合辦興凱湖之電力制我也。尙有五子製紙公司，在寧古塔及海林驛附近，既得有木材之伐採權，是亦須鏡泊湖水電之速成及琿海路之急成，方可保其製紙之大成功，以供我國內之製紙原料，亦可以制紙征服支那全國也。且奉天政府所計畫之吉林五常間鐵道，吉林奉天間鐵道，無不欲挽北滿富源，經葫蘆島或天津爲出港者，我則

以町海路培養吉會路之便而可打倒支那之計畫，攏其北滿富源於我朝鮮之清津港。我依琿海及吉會路而運搬北滿產物者，其運費比之支那線，可輕減三分之二，比之亞比利亞線可輕減三分之一。按此路如成支那及赤俄之鐵道，皆不能與競爭，其戰勝之榮冠屬我，皆可拭目以待。

○對滿蒙貿易主義

滿蒙之貿易額，每年可有七八億萬元之多，均爲我國之掌執，而我取其富源如羊毛棉花，豆，豆餅，鐵等物之金額，居世界貿易之第二十位，此等富源此後必定日進而無疑。然我對滿蒙貿易之盛況如此，爲何大連浪速町之家屋，暫歸支那人之所有乎。且爲滿洲工業之基本者，如製油業營口三十八軒之間，而我國人尙無一軒，安東二十軒製油業，我國人只一軒，連八十二三軒之間，我國人只七軒，以全數而比例之，我只占〇六·大多數皆執在支那人之手，是我之於滿蒙進出上頗爲可悲也。今欲挽回其利權，必須利用交通勢力爲堡壘。然後以成品販賣之貿易權，原料買入之採買權等以干涉之，方可收其大權於我手。另用金融機關以助我國民之油業者，以期打倒支那工業油之退縮。至貿易之關係如支那人多數在我大阪川口町，收

買大阪製品而擴賣於滿蒙，與我在滿蒙之商人大開商戰，乃我國人因生活費之高，往往非厚利不能營生，從而販賣竟大敗於支那商人之手。按奉天方面之支那商人，多在大阪收買高價劣貨，且輸送上又無有賢能人物，爲之集貨成數，向我國人所採之價至少須加一成。而東三省人所付我國船運及鐵道費，比之我國人每噸須加費二元七角。蓋採入如此之貴，尚可在滿蒙以賤價而打倒我商人，於此足證我國商人之無能爲也。尙有支那政府對於貿易商，皆不知保護，反之我政府對在滿蒙之商人則極力保護，而以低利長期資金借與我國商人，乃我商尙七顛八倒，此亦滿蒙貿易上最可慨嘆之事。今後擬盡力擴張「共同仕入關係」，由各氣船公司及南滿洲公司，付與特大之運費割引，再由關東廳及滿鐵，通融其低利資金，以期戰勝支那商人，而可恢復我貿易權，進而可使滿蒙特產品以擴世界也。

注意

蓋擇管滿蒙特產品之販賣權。即監理滿蒙財政及貿易之第一步。然如欲名實相符者，我必須先取其滿蒙特產品之專賣權，以便培養我新大陸完成之政策，且亦可防避金弗國之亞米利加資本侵入滿蒙之機會，而支那商人之活動亦可利用特產品專賣之勢力以阻之也。

▲以大連爲中心建設大船會社，以執東亞海運交通陸相稱霸於太平洋

滿蒙特產物之吞吐港雖有大連，安東，營口，而其中心點無不居在大連，其每

年出入之船隻有七千二百隻，其噸數有一千百十六萬五千噸，占滿蒙貿易有七成之多。其定期綫有十五航路，多爲近海。按滿蒙海陸之交通無不掌執在我手，而其特

產品之專賣權終未必可歸我掌執，斯時也我則以海陸交通之便又加特產品採入及販

賣之盛，我且更盡力於海運事業之發達，以謀打倒安東及營口二港之勢力。至中南

支那各地應消費之豆數巨多，皆可由我國一手而供彼。按支那民爲世界油食國民，

人如手其害有之宣痛念者國人

殊知豆餅一物爲產米之農肥，日支兩國之食料耕作上，最重要之產物。其豆餅之

採賣權及運輸權如可掌執于我手，我則可以賤價之豆餅，以救我國內產米之用，更

可把此附隨撫順及新邱之煤炭抽收之農肥，可以征服支那全國之農業，倘如有事之

秋，我則禁輸豆餅及煤炭抽收之農肥與中國支那，其支那之食料及原料必定恐慌而

動搖，此爲新大陸之建造上不可缺欠之手段也。他如歐美所消之大豆餅亦多，我有

專賣權及海陸之運輸以擴之，其世界各國如欲利用滿蒙之特產，無不須仰我鼻息，

特權如產物之操物於
之人有之操有其害
彼日人之操有其害
人宜痛念者國人

中業家國之企至計此
業家之企至計此
注之

此爲欲統一滿蒙貿易計，不得不如此之施爲。蓋欲掌管滿蒙之貿易，必須有海陸整然之交通，方可以制支那商人，殊知支那人悉暫步我後而與我競爭，而支那人所與之帆船貿易及油房等之事業，我國人則無力可打倒之，頗以爲憾。此後如我水陸交通之整備，則以大資本而打倒支那帆船貿易，一面獎勵我國人仍步支那人之後，設立帆船貿易及油房，以補我不足。加之我國對滿蒙之開拓，自古以來悉在滿蒙設之工廠利用滿蒙原料而加工，因此支那民悉窺探我國工廠內容及學我新式之加工法，終而獨立仍如我設立工廠與我競爭者到處皆是。此乃我在滿蒙企工業家，欠失秘密及豫防之罪，故按此後如欲利用滿蒙之原料而欲加工製品者，悉宜直接運回本國，精製，然後方可分輸于支那及各國，一可救我國內之失業者，二可杜絕支那民不能如洪水流入滿蒙地帶，三可使支那民不能學我新式工術。而如本溪及鞍山之鐵及撫順炭等亦宜運回本國加工。夫如是則海運之擴張，益愈其大必要，故擬擴張大連船公司，由政府通商滿鐵助其低利資金，按明年中先完成五萬噸之新造船，以充遠洋航路，而可執東亞交通大動脈。况陸路之有南滿鐵公司，又有我政治範圍之滿蒙巨大特產物可運搬，依經濟上之鐵則，堪信大連之海運擴張必可期其大成功也。

金本位實行

滿蒙雖爲我國之圍籠，其法貨皆以銀爲本位，與我國之金本位往往抵觸其利害。我國民之於滿蒙不能極度發達者，皆被銀本位所累也。然支那政府堅執圓銀爲本位，而我金本位受害如左，是故不能確立我殖民地經濟之基礎，不能期待新大陸之完成，

一、我在滿蒙民所投下之資金，皆由本國之金本位金票帶去，至滿蒙欲投下之時，不論生活用或工場建築材料之買入或給發工金等，皆須換支那大洋票以用之。如銀高時帶往投資，而銀價下落之時，則所投下之資本金必因銀價下落而損失。常有十元金票元本不出五日而損失至八元之額。不啻爲投機的之事業不然即賭博的之生利機關。加之初帶十萬元金票往滿蒙投資之人，因事業擴張之關係更向銀行借款十萬元共二十萬元金票元本投下滿蒙，不幸事業基礎將成之時，忽然銀價下落，二十萬元金票之資金忽變爲十五六萬元實額；因此放資之銀行恐懼而摧討，以致事業半途因銀價而失敗者到處皆是。

二、支那商人以本位爲商賣之計算，不論銀價如何起落，彼皆不受影響，是故

其帆船之貿易頗為發展。然支那人之金價與銀價之糾算，雖非專門智識，戰無不勝利，此乃支那人獨特之天才，我國民益受銀本位之苦，雖有水陸交通執掌之權如我國，及有金融業者之後援如我國商人者，無不為銀本位之關係所累。故中南支那所消用之豆及豆餅等，皆為支那帆船貿易所操縱，不許我國人步入其圈之內，從而不能征服支那全國。

三，如以銀大洋為本位者，支那政府可以擴發紙幣，而反阻我國金票之進展，而我在滿蒙之銀行不能為國家助成其使命。

四，滿蒙如可完成施行金本位者，我國金票可以自由擴張，藉我金票之信用，而廣採各地特產，使支那銀票不能高廣信用，自然無力可與我經濟競爭，則全滿蒙金融自不求而落我國之手。

五，東三省官銀號，交通銀行，殖邊銀行，廣信公司等發行之銀本位幣，共有一千八百萬元之多，其準備金皆以家屋或什器等估價為百三十五萬元，以作三千八百餘萬元之紙幣發行準備金，足見支那紙幣皆不能信用因其奉天政府之極力強制維持金融市面，故得通用至今日。蓋支那銀行之紙幣信用如不打倒，則我國金票之

於滿蒙永無發展之日，我欲壟斷滿蒙金融更為遼遠。而東三省政府則藉其政治勢力，益之增發無價值之不換紙幣。在滿蒙各地買占滿蒙特產，為大豆，豆餅小麥粟等，無不被東三省政府買占而威脅我國既得利益。而彼東三省所用不換紙幣，買占特產品，賣之時皆換我國之金本位票以秘行，而欲攬亂我在滿蒙之金融甚至於欲破壞我在滿蒙特產之取引權，因此我國之金票益無發展之日，滿蒙金本位之實行益不能期待。

依以上等等之關係，必須打倒其不換銀票之假面具，使其政府無有實力可買占滿蒙特產之時，其實權當然屬我。我則藉此而擴張金票為本位，以期壟斷滿蒙經濟及財政，進而迫東三省當局聘請我國人為財政顧問，以好操縱其金融及財政，打滅彼奉票不確實之力而用我金票為本位以代之。

第三國際投資於滿蒙之歡迎

我滿蒙之地盤不許第三國際之投資者，此乃累代內閣以來之政策。無如華盛頓之九國條約係機會均等主義，故昔日國際財團成立之時，許我滿蒙除外，然似乎與九國條約有些抵觸，從之國際間益為張眼疑我，使我每欲勇進於滿蒙而受世界之疑

此節中國金融機關當局嚴重注意對付
切防中此節

視，不如藉機會均等問題，將需大資本方可施為之民生事業。如水電動力，或曹達工業等歡迎外國投資，以期藉歐美雄大之資本而為我滿蒙發展之培養。一面可藉此而拔除國際之疑視，我方可無遠慮向新大陸造成一路直進，亦可以此誘引國際承認滿蒙為我特權地之事實。凡此後不論何國如欲投資於滿蒙者，我必須進而歡迎，一切不可徒任支那政府與債權國自由行動。因欲使國際共認滿蒙地帶之政治及經濟之實力皆在我手，故我國不得不干涉而自請分負其責也，此為外交慣例之造成頗為重要之政策。

南滿鐵道公司必要變更其經營

南滿鐵道公司者乃如昔朝鮮統監之代用物，我國之欲新大陸造成，對南滿洲鐵道經營必須變更，以便突破今日之難局。蓋南滿鐵道司之使命多且大，故歷代內閣無不與政治變遷而同其進退，因此內閣之變遷往往禍及滿蒙。且南滿鐵道之一舉一動往往而累及內閣，皆因南滿鐵道之組織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皆操諸內閣之手，是故每欲發展於滿蒙之時，國際間每不以南滿鐵道公司為一經濟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純然機關。故以華盛頓九國條約之利權而欲制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行，因此頗

攝帝國前進之利益。更就自國之內性而論，我南滿鐵道之事業進行在滿蒙有關東司令官，大連長官，總領事蓋爲四頭政治必須在大連先互相交換其意見，往往事竟不能機密而被東三省爲政者所知，從而極力防避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行。至於問題欲於東京最終解決之時，往往因外交，鐵道，大藏，陸軍等大臣之意見差違致阻其計畫進行。故現內閣首班兼攝外務大臣之重責者，雖不能勝任，因欲進出滿蒙計不得現已實行
中國當朝謀對策
 不兼外務大臣，以保其政策之秘密及圓滑而期對滿蒙政策之速成。積此種種之不便，故擬滿鐵道公司本變更，將其南滿鐵道公司之副帶事業中，擇其力多益大事業悉數提出爲獨立公司，暗附南滿鐵道公司之勢力而急進滿蒙，一面將南滿鐵道全般另招支那人及歐美人投資，完全行使鐵道事，而資本額我國可執掌一半以上，以便措執其實權爲帝國使命而猛進。總而言之藉國際資本家之投資於南滿鐵道公司，以期混滿世界之耳目，而我乃可任意猛進滿蒙，以防九個國之條約制我，亦可利用外資以便培養我國進出滿蒙也。至於滿鐵公司所執重要之附帶事業如左

鋼鐵問題

製鋼事業之盛衰關係國家之強弱頗大，現各國對此莫不爲重要問題。我國對鋼

注意滿蒙
地方散在
之十二億
萬噸鐵礦

鐵問題尙未能解決者，因之有原鑛所致。從來我國由揚子江流域及南洋馬來半島輸入，以給自國之用，豈料滿蒙地方散在之鐵鑛，依參謀部之實地審查知有非常巨額之鐵在焉。其總推定量至少亦有十二億萬噸，而南滿鐵道所經營之鞍山製鐵所，初因技術未甚熟練，故每年損失均及三百萬元左右。後乃僱聘獨逸技師而研究之，得發見新技術及製鋼經濟節約方法。故於昭和元年度只損失十五萬元，至昭和二年至少亦可得利八十萬元之譜。如改良其新式之製鋼爐每年至少亦有四百萬元左右之利益。如本溪湖鐵鑛其成分頗佳，按終來如得其機會，仍欲使之與滿鐵之鞍山合併，以救我國鋼鐵自給自足之幸。

按滿蒙之鐵有十二億萬噸。幸有煤炭亦有二十五億萬噸（此則撫順，本溪，新邱等大煤礦及我勢力範圍內之煤礦統計額）此二十五億萬噸之煤足可精煉十二億萬噸之鋼鐵之用。夫如是我日本得有如此大量之鐵及煤，則我國七十年間之鋼鐵可以自給自足而可免仰鼻息於他國。更將利權而計算之，按採鋼一噸或至少亦可得利益百元，此三億五千萬噸之鋼鐵產生我國可得利益金三百五十億萬元。為國家經濟上而論豈可謂不大乎？且可防遏他國輸入我國之鋼鐵每年一億二千萬元之多，則產業

立國之第一步。且我國之勢力範圍地內如可產鑛鐵以自給自足者，則我日本欲爲世界第一國之要素成矣。終便能統一滿蒙產鐵而遼支那阻害我國鋼鐵之自給自足也。

煤油問題

煤油一物亦我國最缺欠之要品，是以立國上最重之要素，幸我所有撫順炭鑛之層岩，含有油岩之量共有五十二億噸，此油層岩每百斤可抽煤油六斤。如再加用美國之精製機以製之，每百斤可得九斤之精油，以供自動車及艦船燃料之用。現時我日本每年由外國輸入之鑛油約七十萬噸，估價六千萬元，尚且年年增加。按撫順油層岩五十億萬噸之額，如以〇五最少而論，亦可得煤油二億五千萬噸，如以〇九得油而論，可得四億五千萬噸，按平均以三萬五千萬噸得油，每噸利益十五元而論，此撫順之油岩層可得五十二億五千萬元之利源，真可謂我工業界之大革命，而有益我國之國防上，產業上極爲重大。按滿蒙之鐵及煤油既可爲我所有，則我國之海軍陸軍等，一進而爲金城鐵壁。夫滿蒙者乃我日本之心臟云云誠不虛言也，爲皇基綿綿計，真可慶賀之至。

中國人尤
其我東三
省人士其
諸聽之

疏安農肥其他問題

農肥者國家食料政策上，最重要大問題。如化學農肥者皆以煤炭所抽收之硫安爲原料，而撫順煤炭最合硫安抽收。如我國每年應消之硫安五十萬噸之中，由我國內設立工廠，取開採或撫順煤炭爲原料而自製者只有二十五萬噸之產出，餘不足二十五萬噸之硫安皆由外國輸入，每年流出國幣額及三千五百萬餘元。按我農產日盛一日又有滿蒙之新大陸耕地，尙待我國人之資力及手腕以發展，卜此十年內我國應消之硫安至少亦須一百萬噸以上。况滿蒙之鐵我欲取之而練鋼，又須以撫順煤炭爲燃料，此可於應棄之煙收起而抽收硫安，不啻一舉數得之事業。按每年如產硫安三十萬噸，我則可得利益四千餘萬元，如以五十年平均而計，此項利權可值二十億萬元之巨，又可爲我國農業發達之助。且如有餘利者亦可隨帶豆餅而征服全支那及南洋各地之農業，故此項事必須獨立經營，與南滿鐵道完全分離，以便操縱東亞農肥也。

曹達與曹達灰之事業

我國每年輸入曹達灰之數量既達十萬噸，其價格亦有千萬元以上。蓋曹達及曹達灰，乃軍用上工業化學上之重寶，其曹達之原料，皆食鹽及煤炭而已至鹽與煤二

物，爲滿蒙至多且賤價之產物，我如設廠自製，不但可防邊外貨之侵入，又有餘裕可以擴賣支那，以期壟斷其工業之要品。此項事業如每年按最少以一千五百萬元生利，以五十年而計算之，可得之利權有七億五千萬元之多，又可使我軍用化學工業原料之自給自足，此項事業亦必須獨立，與南滿鐵道分離。

マグネイト及輕銀（アザミニエーム）事業

中國礦業 家注意

此マグネイト及アザミニーム事業，依南滿鐵道及東北大學本多博士之調查而發見非常有望之事業，アグネザイー者出於大石橋附近，輕銀者出於煙台附近。現查其埋藏量爲世界有數之鑛，按マグネイト一噸價值二千餘元，輕銀者每噸價值一千八百餘元，其滿蒙所埋藏之額概算七億五千萬元之價值。此マグネイト及輕銀者，在飛行機，軍用飯盒，醫療器，及其他工業上最重要之原料。世界唯美國產有些微，我國每年只可產區區一噸餘而已。現世界中對此輕銀類之消用日多一日，故每有不足之感，其賣價日高一日，似乎不知其底止。我滿蒙地內產有數鑛物不啻上天欲惠我日本之幸福。按此珍貴之產物，爲國防上工業不可缺乏之原料，故欲分離滿洲鐵道而爲獨立事業，其製造工程在欲運回原料鑛，至我內地精造，以

注意此種
絕大利權
之喪失

注意此六
百億萬元

天政府著目亦可暗藏其高貴品，而免招搖英美資本家之虎視眈眈。待我與東三省政
府交涉有確實之實權後，即在鴨綠江流域，設立水電事業，以充精煉此等輕銀類
之用，且卜終來飛行機之發達，世界應用之飛機材料必須仰我鼻息而無可疑。

依以上之事業如使之獨立，則可以勇往直進，而我可獲得之利益概算所有六百
億萬元之多。按南滿之產業可助我國防及經濟者實為巨也。南滿產業可為我國貢
獻如此，我國亦即可因之而達產業立國之根本矣。除此以上事業而外如文化施設等
之事業，如病院學校或慈善團等之事業，此乃我國滿蒙進出之司令塔，是亦我國威
顯揚之機關，更進而言之則利權取得之餌，故亦須與南滿鐵道分離獨立，以便重整
之大富源而勇進北滿地方，以便謀取北滿之大富源。

依以上重要之有形事業抽出獨立，以便單獨行動，而不受關係各監督官廳之干
涉，終必合流為帝國利益之一路，且可藉經濟會社以突進，而免受國際外交之疑視
，亦可緩和東三省民之排日，如用公然秘密方法造成新大陸者，頗覺身輕而又得充
分之活動。

至南滿鐵道公司之欲招募外國資本者，只限現成之鐵道而已耳。他如變態經營

須以抵制
之
為中國
謀早自爲

之路線，如借款與支那所成之鐵道者。或合併現在我既設線或另抽出獨立均無不可，到時再查投資國之希望而定之，我則藉此南滿鐵道公司為國際利益可佔為題，而歡迎他國投資者，不啻外債借人之變態行動。且欲防避國際之疑我急進北滿也。且終局如欲招募外資，以助我新大陸造作者，因南滿鐵道既開放為國際利益，其歐美資本家必然喜而借我，而支那政府亦必無方可向國際破壞我國外債，借入之機會，按南滿鐵道變更其組織，歡迎國際投資者，為我國之滿蒙進出最好辦法，故不得不急速實行。至於滿蒙之富源。皆集在北滿及蒙古，而我新所得之吉會長大二路權及吉林之森林鑄山等權，必須另定機關活動。蓋北滿之進出頗可培養南滿鐵道之利益。倘南滿鐵道公司如開放歡迎國際投資者。我國如進出北滿，因南滿鐵道受多大之利益，即國際受利益，是亦世界之受利益，從而國際之間，必然不欲干涉我國向北滿蒙古而突進。蓋南滿之支那移民日多，其支那之財政及國防因之日固，且商租權尚未確實，使我國移民無有插足之地，果有外交為之後援則使我移民布插足之地。因此我國民之生活程度過高，不能與山東移民敵對。故此後之南滿進出，皆須以資本主義為前鋒，方可壓倒支那，因此益須利用外國資本，方能為我新大陸之發展。殊

中國人聽
之勿使人聽
我信乃以殺
此舞亦欲絕

有求我國
自利用外
資而已

中國人注
意中俄兩國
可不復

滿地方爲滿蒙富源之寶庫，且爲支那移民亦不能及之地帶。故我國必須乘此時機而突進，盛爲獎勵移民及急取其利權，以便制支那移民之機先。按我滿蒙新大陸如欲造成，必須獎强大之移民於彼地，且有敏捷之交通以附之，方可拓取其富源，亦可爲我移民之後援。殊如赤俄與支那之軍備日進一日，且地理上之關係，與我利害悉皆抵觸，我如欲實行攝取北滿之大富源，培養我國繁盛，進而造成新大陸以完明治大帝之遺策者，必須先以移民於北滿，以便銷塞俄支之親密連絡，而取其富源，亦可制赤俄之虎視而壓支那之制我也。如一旦有事之秋，我北滿移民一進而可迫南滿，與南滿之軍兵移民互相呼應，而定滿蒙大業，萬一如須堅守滿蒙之時，我則以我北滿之移民而取北滿之富源，以供我滿蒙軍及內地食料原料之用也。蓋北滿地方與我利害關係如此，我此後之對滿蒙，唯向北滿一路直進，而努力我既定之積極政策而後已。且南滿地方須用資本主義行，則藉外資以助我之進行亦可以緩和各國對我北滿猛進之疑視，法之妙策之優者莫如南滿鐵道之組織變更，歡迎外國資金之投下也。

拓殖省設立之必要

我對南滿之經營，多樣多枝，往往主管廳意見不能一致，從之異論百出。雖爲國家有利之事，亦不能捷速以進，從之而破我對滿蒙密秘，進而被奉天政府拾之爲宣傳材料於國際，以爲中傷我國之用，頗爲帝國之大不利益。凡在滿蒙欲進行一事，必須于大連經過數十次之調查及會議，在滿蒙四頭政治之同意，方得見諸實行，且須得內閣之議決方可生其效力，因有如此種種之關難，往往欲施一事須經年累月方可得其面目。而在施設欲定之期間中因奉天政府在大連方面買收我國浪人頗多，專以盜探我國對滿蒙施政爲目的，故往往事尚未實行之前，既被支那所知，隨入世界之耳，忽以各國之輿論制我，我國對滿蒙之施政上受如此之苦者。一而再再而三矣。又加反對黨每在滿蒙方而所查知之事，往往持出中央，而作反對材料，如下之行動爲我國外交上最不利益之現像，殊如我國之對滿蒙，此後必須變更其主義以期勇往邁進，是故其施爲之中心點必須集中於東京，第一可保守其秘密，第二可杜絕支那政府探探我國之進行，第三可避事前被各國疑視，第四可以收束滿蒙四頭政治爲統一，第五可保內閣與滿蒙關係官廳之接近及可溶洽爲一爐，以便全力對待支那。因有如此種種之利害起見，仍依伊藤及桂太郎合併朝鮮之主旨，設立拓

此實中國
自救策之一
大端也

殖省以專管滿蒙進取之事務，特以臺灣及朝鮮，樺太等殖民地，付之管掌爲題，其實務仍以滿蒙進出爲目的，以期淆混世界聰明亦可防遏國內不統一之暴露。細思朝鮮合併之時而不能實行於伊藤統監時代者，因之在統一的專管官廳故凡事無不意見多岐，從而不能秘密，隨惹出國內之不統一，以被國防及朝鮮國等，干我阻我。後乃由我伊藤及桂太郎等，派出多數宣傳員於歐美及朝鮮，宣明我國對朝鮮確保其獨立，雖守士亦無野心，於是國際之疑問方釋，及後乃特設拓殖省，以掌管臺灣爲題，密擾其機會，方有一氣而成之幸，故殖民及移民之經營，依今日之現狀非設局專管不可。且滿蒙新大陸之造成，爲日本立國上至重且大之問題，故必須設立拓殖局以專管共事，使其滿蒙政治中心點而集東京，其在滿蒙駐劄之官憲只命其依命活動，使伊等不能在滿蒙隨地而干涉施政之計劃，自然可以保守其秘密對乎國亦無能力，可在我東京探知我拓殖之內容秘密也。夫如是我對滿蒙之一舉一動，其國際之輿論，必無有材料可先制我機先矣。

至於南滿鐵道公司所分離獨立之各事業公司，勸業公司，土地公司，信托公司等之經濟會社，其監督及施設權仍執於拓殖省，以便合流統一，助帝國滿蒙進出之

根本政策，以期達到新大陸完成。

京奉線沿岸之大凌河流域

大凌河爲
侵略蘇河之根本國
必欲保往意
人在朝鮮河
禁在大朝鮮
此移住觀凌

法意

此大凌河流域浮地頗廣。是亦馬賊之淵藪，我朝鮮民投資於此頗多，而開墾爲水田者亦巨。按此地方之廣大料終來必定繁榮，且我國如欲進入熱河地方，以此大凌河流域爲立腳地頗爲利便終。來此地方之朝鮮人移住，我國必欲極力以保護之，容有機會之日，向支那政府涉其開拓權，以期容我移民於彼地，而作熱河及蒙古進入之媒介。萬一有事之秋，我在大凌河地盤，可以駐屯大軍，以杜支那軍之北上，不啻爲南滿之鎖鑰，是亦一大利源地帶。至朝鮮民，欲進出大凌河流域之時。我則利用信托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機關，以盡量融通其資金，其實質之土地所有權仍置於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手，而滿洲住在之朝鮮人只擔任其耕作之權而已。如論其表面上仍以朝鮮人爲土地所有權者，因對支那政府利權取得之便利計也。此後我國移民或朝鮮人等如於滿蒙欲獲取土地之時，皆以信托公司或金融組合或銀行等爲彼等之後援。如向支那人購耕土地權時，應需之資金，亦可由此等之金融機關爲之後援融通容待不知不覺之間，我則擇其善良之水田，用經濟的取之以與我國之內地移

注意勿中
詭計

用朝鮮人
作前驅牛
馬之毒計
民。更驅使朝鮮民再開拓生地原野，以備我國民移住之便利，此乃水田及豆類開拓之積極政策。而對於牧畜政策一則另以勸業公司爲專門牧畜機關，以便得寸進尺，收集其畜產而供我國之自給自足。他如軍馬之放牧及播殖，則仍以勸業公司，抑或另設別動隊，進入內外蒙古，大爲播殖以充我國防用馬之完備。

對支那移民侵入之防禦

近因支那內亂，支那民爲萬馬奔騰之勢流入滿蒙，從而危害我移民之進展，爲我滿蒙之進出計，不可不防避之也。加之支那政府對此移民之流入，似乎大爲歡迎故不設法防避，因此益使我國對滿蒙政策受其威迫，且有美國有名之支那學者ライ・スケブ氏曰以奉天政府爲仁德布政，以故四海負其子而從之。並指孟子之移民政策謂王發政施仁，天下無不欲耕王之土，無不欲商王之市，無不欲仕王之官云云。是以國際依照支那移民歷史，頗以移民多數流入奉天，爲奉天政府仁德表現之證據，最有利害之我國，如不設法政以除驅之，不出十年後我在滿蒙之移民政策，反被支那拓之爲驅我上策。故定於可到範圍內，利用我警察力以挾制之。而資本家一方面則利用工價降下以驅之，一面則擴張電動力及水電力，以代勞力之用，不但可避

盜憎主人
之活表現
惡毒極矣

五〇

支那民之侵入，並可把持原動力之勢，而可潦倒滿蒙之工業界也。

病院及學校之獨立經營，對滿蒙文化之充備

毒之胞民我陰化倭奴以
機關，從而不欲就我範圍，故須獨立經營，方可使東三省民知我國之施恩，能自思
念而報我。(中略)唯學校之施設此後按擴張施設男女師範學校，以期薰育支那教育
人才，而造成東三省民永遠親日之根本，此乃文化施設之第一要義。(以下略)



非賣品

翻印者 新東北學會

印刷者 和記印書館

